

# 殷卜辞所见“夷方” 与帝辛时期的夷商战争<sup>\*</sup>

李 发

摘 要：有商一代，方国林立，战争频仍。其中罕有方国如“夷”这样，跨越殷墟甲骨的一至五期。“夷方”的“夷”为“尸”的借字。帝辛十祀所伐为准夷。帝辛十祀伐夷，始于九月甲午，终于十一祀五月癸丑，历时 250 天。从安阳出发，十一祀正月癸卯到达攸地的边邑“永”，这里是与夷方作战的前线。在攸地停留、巡守 30 余日，基本按原路线返回，终点是田猎区囂。参与伐夷的将领有妇好、侯告、望乘和或（宾组卜辞中作𠄎或𠄎𠄎）、侯喜等。第一至四期征夷规模较小，到第五期帝辛十祀发动大规模征夷行动，并取得最终胜利。

关键词：商代卜辞 夷方 整理 研究

有商一代，方国林立，战争频仍，<sup>①</sup> 仅武丁时期与商有过战争关系的方国和地区就有近 80 个。<sup>②</sup> 这些方国大多只见于武丁时期的卜辞，而之后所见方国许多又不见于武丁时期。其中罕有方国如“夷”这样，跨越殷墟甲骨的一至五期者。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些材料作封闭性研究，系统清理出有关“夷”可相系联的卜辞（缀合后有 66 版），进而考察帝辛时期夷商战争的若干情况。

## 一、“尸（夷）”的字形和释读

讨论“夷方”，应先从“尸”的字形谈起。其字形在不同组类中明显不同，宾组、自历间组中的“尸”一般作屈膝之形，如：

<sup>\*</sup>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甲骨军事刻辞的分期分类排谱、整理与研究”（项目号 10XZS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重点项目“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分类排谱、整理与研究”（项目号 SWU1309374）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谨致谢忱。文中疏谬概由作者负责。

① 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 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99—326 页。

② 李发：《商代武丁时期甲骨军事刻辞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11 年。

A: 𠂔 (830, ① 宾三②) 𠂔 (33039, 自历间)

历组中的“尸”腿部稍有拉直, 如:

B: 𠂔 (33040, 历二) 𠂔 (33112, 历一)

无名组的“尸”字形分别紧承宾组、历组而来, 如:

C: 𠂔 (T2064) 𠂔 (T2370)

出组卜辞中的“尸”屈膝之形就更不明显了。③ 如:

D: 𠂔 (22599) 𠂔 (22600)

到殷墟五期的黄组卜辞中的“尸”, 字形更像“人”, 因此, 以前的释文一般将其释作“人方”。字形如:

E: 𠂔 (36488) 𠂔 (36492)

董作宾读为“人方”, 李学勤早期读为“人方”, 后改为“夷方”。④ 郭沫若则主张释其为“尸”, 他在考释《通》569片时说:“旧多释尸为人, 余谓当是尸字, 假为夷……殷代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⑤ 郭氏解释“尸假为夷”有一定道理。从字形来看, 殷墟甲骨文早期的“人”和“尸”的差异明显, 晚期二者之间没有明显差别, 但从卜辞表达的意义来看, 二者并不能混用, 如“征(延)尸”的“尸”字形经历了上述A类到B类的变化过程:

上述A类: 𠂔 (25) 上述B类: 𠂔 (34379)

因B类字形已近于“人”, 《合集释文》《羣释总集》均将《合》34379误释为“人”。又如“六尸”的“尸”, 字形作上述D类, 只有清楚“六尸”的典故之后, 我们才会避免误释为“人”。⑥

在作地名或国族名时, 我们认为还是释“夷”为妥, 这样可与祭祀所用的“尸”相区别开来。事实上, “尸”有二义: 一是指祭祀之尸, 仍释作“尸”; 二是指地名或国族名, 可释作“夷”。下面先对有关“夷”或“夷方”卜辞进行整理与系联。

- 
- ① 文中所引《甲骨文合集》的材料径出片号, 引其余书籍用代称:《英藏》—Y、《屯南》—T、《东文研》—D。
- ② 关于卜辞的分类与断代, 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表1.1“殷墟王卜辞的分类及各类所占年代总表”,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年, 第9页。
- ③ 一般学者释这两字为“人”, 我们赞同饶宗颐的意见释其为“尸”(《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1959年, 第294—295页;又载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16册,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311页), 有关理由, 拙文《甲骨卜辞中的“设六尸”“延尸”及相关问题》(待刊稿)有论。
- ④ 早在20世纪50年代, 李学勤在《殷代地理简论》中写作“人方”, 并认为其地望在“殷西”。到1996年作《重论夷方》(《民大史学》第1期)时改变看法, 肯定其为“东夷”。2005年, 作《论新出现的一片征人方卜辞》(《殷都学刊》第1期)时在首页脚注①说:“仍以释‘人’为胜。”2006年, 作《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第4期)说“该方国名号实系‘夷方’, 不是‘人方’”, “夷方在今山东中东部, 其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2008年, 作《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第1期), 重申了释“夷方”的看法。
- ⑤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569片考释, 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3年;又收入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2册, 第115页。
- ⑥ 关于“六尸”等问题, 参见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第294—295页), 拙文《甲骨卜辞中的“设六尸”“延尸”及相关问题》(待刊稿)有专门讨论。沈培谓殷墟甲骨文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当时有“用尸”制度, 持审慎态度, 参见沈培:《关于古文字材料中所见古人祭祀用尸的考察》, 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3辑, 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2年。

## 二、“夷方”卜辞的整理与系联

### (一) 自宾间类

□卯卜，夷□寅𠄎（围）夷，𠄎。（6464）

丙子卜，□𠄎（围）夷。（7052）

□子卜，方𠄎（捷）夷。二（6466）

□寅卜，王，今来□辰出，征夷……□月。一（6458）

[贞] 夷方不出。[一] 二二告三四（6456）

自宾间类卜辞中与“夷”或“夷方”有关的卜辞仅五版，时在武丁早中期，既可称“夷”也可称“夷方”。

### (二) 宾一类

宾一类卜辞中围绕“征夷”事件可系联出 6457 正、6460 正、6461 正、6462、6463、6475 反、6476、6583 八版。将含有重要信息的辞例排列如下：

□□[卜]，□，[贞]……侯告征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6457 正（1）<sup>①</sup>）

[贞王] 勿比侯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6457 正（2））

贞王夷侯告比征夷。六月。四（6460 正（3））

贞王勿佳侯告比。四（6460 正（4））

王夷夷征。五（6583（5））

王勿佳夷征。五（6583（6））

贞王夷夷征。（朱书）（6475 反（4））

王[勿]佳夷。（朱书）（6475 反（5））

贞王夷夷𠄎（𠄎<sup>②</sup>）征。一（6476（21））

贞王[勿佳]夷[𠄎]征。一（6476（22））

丙子卜……其伐夷□于……（6462）

庚寅卜，宾，贞今者王其步伐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6461 正（1））

庚寅卜，宾，贞今者王勿步伐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6461 正（2））

勿乎敦夷。（6463（3））

辛酉卜，争，贞王比望乘伐下危。一（6476（1））

[辛] 酉卜，争，[贞] 王勿佳望乘比。一（6476（2））

[贞王夷] 望[乘比] 伐下危。一（6476（3））

[贞勿佳望乘比]。（6476（4））

① 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同一片卜辞的序号。

② 从口从𠄎，陈年福隶作“𠄎”（陈年福：《殷墟甲骨文字词总表》，<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634.html>，2012年4月10日）。《说文》无，《广韵·青韵》：“𠄎，伶𠄎，独也。”卜辞中似作国族名或人名，与后世之“𠄎”并非一字。

王夷望乘比。一（6476（5））

夷乘比。一（6476（7））

王勿佳望乘比。一（6476（6））

勿佳乘比。一（6476（8））

贞王比望乘伐。五（6583（1））

王勿比望乘伐。五（6583（2））

辛卯卜，宾，贞沚戠启巴，王勿佳之比。一二三四五六七（6461 正（3））

辛卯卜，宾，贞沚戠启巴，王夷之比。五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6461 正（4））

贞王夷沚戠启比〔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告九〔十〕一（6457 正（3））

贞王比沚戠伐巴。一二（6475 正（1））

贞王夷沚戠比伐巴方。一二告（6476（9））

王夷沚戠比伐巴。一（6476（13））

贞王夷沚戠比。一（6476（17））

王夷沚戠比。一（6476（11））

王夷沚戠比。一（6476（15））

王夷沚戠比。一（6476（19））

王夷沚戠。五（6583（3））

贞王勿比沚戠伐巴。一二（6475 正（2））

〔贞〕王勿比沚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告二三四（6457 正（4））

贞王勿佳沚戠比〔伐巴方〕。一（6476（10））

勿佳沚比。一二告（6476（12））

王勿比沚戠伐。一（6476（14））

勿比戠。一二告（6476（16））

王勿佳戠比。一（6476（18））

王勿佳戠比。一（6476（20））

勿佳沚戠。五（6583（4））

贞王夷龙方伐。〔一〕（6476（23））

王夷龙方伐。五（6583（7））

王勿佳龙方伐。一（6476（24））

勿佳龙方伐。五（6583（8））

辛亥卜，殷，贞王夷易白蜚<sup>①</sup>比。一二三四（6460 正（1））

辛亥卜，殷，贞王勿佳易白蜚比。一二三四（6460 正（2））

① “易白蜚”当为“易”地的首领“蜚”，孙亚冰等考证“易”是“唐”，“蜚”是易伯的私名。（参见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第330—338页）

乎比爰𠄎。〔一〕二二告三四五（6461正（6））

经系联，上述一群卜辞至少反映如下一些事件：第一，武丁中期某年“六月”，商王曾占卜是否亲自率军步行讨伐夷。这传达出三种可能：（1）夷距离商都不远；（2）商王当时处于前线；（3）发生战争的地方地形复杂，不适合车马，而适宜步行。<sup>①</sup>第二，占卜是否与“侯告”一起伐夷。第三，与占卜“伐夷”同版的军事活动较多，如占卜商王是否与望乘一起伐下危、与沚𦏧一起伐巴方，还占问是否伐龙方。

### （三）典宾类

典宾类有三版：829正、6459、6480。辞例如下：

贞王令𦏧好比侯告伐夷。四（6480（5））

贞王勿令𦏧好比侯〔告伐夷〕。四（6480（6））

贞王〔夷望乘〕比伐〔下危〕。四（6480（7））

贞王勿〔佳望〕乘以〔伐〕下危。四四（6480（8））

丁□〔卜〕，𦏧，〔贞〕……（829正（3））

丁□〔卜〕，𦏧，〔贞〕……（829正（4））

贞翌乙未率伐夷。一（829正（1））

贞𦏧𦏧于父，𦏧……四（829正（2））

〔甲〕午卜，宾，贞王夷𦏧〔好〕令征夷。一（6459（1））

乙未卜，宾，贞王夷𦏧〔好〕令征〔夷〕。（6459（2））

辛未卜，争，贞𦏧好其比沚𦏧伐巴方，王自东采伐戎𦏧（陷）于𦏧好立（位）。四（6480（1））

贞𦏧好其〔比沚〕𦏧伐巴方，王□自东采伐戎𦏧（陷）于𦏧好立（位）。四（6480（2））

贞王夷而（𦏧）<sup>②</sup>白𦏧比伐□方。（6480（3））

贞王勿佳而（𦏧）白𦏧伐□〔方〕。四（6480（4））

从事类来看，《合》6480所占卜伐夷事件与宾一类反映的情况相同，可能时间相距不远，或者说可以说就是同一次出征，只不过将领由武丁配偶“𦏧好”与“侯告”一起，同版也有占卜王与望乘一同伐下危。《合》6480还记录了对𦏧（妇）好与沚𦏧一同伐巴方的占卜，更为可贵的是，本条卜辞保留了伐巴的战术问题，即“自东采伐戎𦏧（陷）于𦏧好立（位）”，商王让妇好协同沚𦏧去征伐巴方，而王则亲自从东方深入进击巴方，占卜敌人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吧。<sup>③</sup>𦏧，裘锡

① 这也只是据“步伐”的推测。其实，帝辛十祀征夷时，甲午出征前在大邑商行告庙礼（36482），说到“余步”，其意可能也未必是步行前往。

② 𦏧，字形作𦏧，以前一般释“而”，今据林沅改释作“𦏧”。（参见林沅：《新版〈金文编〉正文部分释字商榷》，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八届年会论文，太仓，1990年）

③ 此意与裘锡圭的看法基本一致，详参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字头2682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66—2672页。

圭、蔡哲茂、刘钊并释为“深”，裘锡圭读作“探”，蔡哲茂看作“深”的初文。<sup>①</sup>

#### (四) 自历间类

辛巳卜，夷生月伐夷方。八月。(33038 (1) )

侯告伐夷方。(33039)

己丑卜，步，庚寅易日。(33038 (2) )

佳夷方受又(佑)。(20612 (2) )

本类共上述三版，其中《合》33039 又出现“侯告”，与前述宾一类、典宾类所见的“侯告”为同一人，可见其所处时代当系武丁中晚期。《合》20612 (《甲编》279) 的“佳夷方受又”指“受夷方佑”的倒装，《甲编考释》279 片谓：“夷方数与殷为敌；本辞卜夷方受又，盖方在和亲时也。又，读为佑。受又，犹言受福也。”<sup>②</sup>“和亲”之说恐非是，“受夷方佑”与“我受吉方又(佑)”(8501 正)、“弗其受土方又(佑)”(8482) 相类，夷方、吉方、土方均为敌方，这几条卜辞之意可能是占卜攻打敌方时是否受到神的保佑。

#### (五) 历一类

癸亥[卜]，王夷[或]比。(33112 (1) )

□□[卜]，王夷望乘比。(33112 (2) )

癸亥卜，王夷夷征。三(33112 (3) )

乙丑卜，[王]夷望乘[比]。(33112 (4) )

乙丑卜，王夷或比。三(33112 (5) )

丙申卜，其疾。三(33112 (6) )

丙申卜，弗疾。三(33112 (7) )

本类仅见一版，征夷事件中，涉及望乘和或(宾组卜辞中作或或或或)。

#### (六) 历二类

丙申卜，彝亩夷……在纛，若。(33040 (1) )

……竹……北……(33040 (2) )

癸卯卜，夷方。(33194)

#### (七) 无名类

王族其敦夷方邑旧，右左其叔。(T2064 (1) )

弼叔其醕旧，于之若。(T2064 (2) )

……右旅……雉……众。(T2064 (3) )

甲辰卜，在升，牧征稽又(有)……邑……在灋。引吉(T2320 (1) )


弼每。吉(T2320 (2) )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字头 2681、2682 号；蔡哲茂：《释“𠂔”“𠂔”》，《故宫学术季刊》第 5 卷第 3 期，1988 年。

②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年，第 45 页。

癸酉卜，戎伐，又（右）牧豳戠夷方，戎又（有）戠（捷）。引吉（T2320（3））  
 ……戠（捷）。引吉（T2320（4））  
 中戎又（有）戠（捷）。（T2320（5））  
 左戎又（有）戠（捷）。吉。（T2320（6））  
 亡戠（捷）。（T2320（7））  
 又（右）戎不雉众。（T2320（8））  
 中戎不雉众。吉。（T2320（9））  
 左戎不雉众。吉。（T2320（10））

乙卯卜，贞王其征夷方，亡戠（捷）。一（T2370）

本类卜辞有三版，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些情况：第一，王族进攻夷方名“旧”的城邑，此“旧”可能与帝辛十祀征夷方所见之“旧”为一地，李学勤将此无名组征夷方卜辞纳入帝辛十祀征夷排谱中。<sup>①</sup> 叔，字形作，李学勤谓其疑从“吕”声，读为“营”，意思是“环绕”；谢明文释为“叔”，读作“周”，训作“环绕”、“包围”。<sup>②</sup> 第二，进攻夷方有位将领名豳，时任右牧，行军时担任先锋，卜辞中用“戠”。第三，《屯南》2320占问中、左“戎”是否有捷（右戎辞残），同时还占问三戎是否“不雉众”，即是否“不失去众人”。关于“雉众”，学界曾有“失众”和“陈师”之争，但沈培通过详细梳理“雉众”一词在不同组类卜辞的书写和用例情况后证明，“雉众”当如20世纪40年代杨树达所释的“失众”，义同“丧众”。<sup>③</sup>

#### （八）黄类

关于黄类卜辞中的伐夷方事件，经过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及李学勤等前辈学者筌路蓝缕式的研究和钟柏生、郑杰祥、王恩田、罗琨等、孙亚冰等、陈秉新等、徐凤先、徐明波、门艺、李凯<sup>④</sup>等后继者的进一步修补，始于帝辛十祀九月甲午、终于十一祀五月癸丑的征夷方事

① 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复旦大学古文字研究中心网，[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957](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957)，2012年10月31日。

③ 沈培：《卜辞“雉众”补释》，《语言学论丛》第2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7—256页。

④ 参见董作宾：《殷历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723—735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1—304页；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濮茅左、顾伟良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9—771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7—41页；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214—219页；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52—387页；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116页；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卷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5—202页；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9，第299—326页；孙亚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方国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第39—45页；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第376—395页；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89页；徐凤先：《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57—63页；徐明波：《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第88—102页；门艺：《殷墟黄组甲骨刻辞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8年，第163—178页；李凯：《帝辛十祀征夷方与商王

件，基本得到了较合理的排谱。但诸家所排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以下重点讨论几家的意见，然后列出我们的排谱。

董先生在“帝辛日谱”中，将帝辛十祀正月朔定为癸酉，将征人（夷）方事件按干支和月份定位于时间坐标中，征夷方事件起于十祀九月甲午，终于十一祀七月癸卯，历时十二个月（含十祀闰九月），但董氏的日谱难免与实际有出入，陈梦家批评其“在排比上常常是削足适履，在材料的去取与解释上不无错误”。陈氏纠正了董氏的疏谬，并增入他新见的材料，重新作了“征人方历程”，始于十祀九月甲午，终于十一祀五月癸丑，历时十个月（含十祀闰九月）。<sup>①</sup>首先剔除了董氏所引的错误材料和主观解释；其次，将征人方路线按“征人方”和“来征人方”区分为去程和返程，这是创造性的发现。但陈氏与董氏一样，认为十祀有闰九月。

徐凤先论证了十祀不存在闰九月。<sup>②</sup>其论证思路如下：（1）由《库方》1672（合41757=英藏2563）可知，十祀十二月有甲午（31），十一祀正月有丁酉（34），所以十一祀正月只能是乙未（32）、丙申（33）、丁酉（34）三日。（2）由于九祀正月到十一祀正月的闰月情况可能有两种：一是没有闰月，二是有一个闰月。十一祀正月初一可以选乙未和丁酉两端的情况来讨论，组合起来有四种可能：无闰月，十一祀元旦乙未；有闰月，十一祀元旦乙未；无闰月，十一祀元旦丁酉；有闰月，十一祀元旦丁酉。徐氏对以上情况进行了分别推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九祀与十一祀之间无闰月，九祀元旦为丙午或丁未。

因徐书未对具体的推算过程进行说明，本文以第一种情况为例，分析其如何推出九祀元旦的干支：没有闰月，十一祀元旦上溯到九祀元旦共计24月，按朔望月的平均日数29.5306计算出共有708.7344天。因为干支的周期为60，所以可以用二者之间相距的总日数减去一个60的倍数，其差必须小于60，此差则为二者相距的干支数，即 $708.7344 - 660 = 48.7344$ ，这就意味着十一祀元旦上溯48或49个干支就是九祀元旦的干支了。由干支表可知，从乙未上溯48个干支是丁未，上溯49个干支是丙午，故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闰月，十一祀元旦为乙未，九祀元旦则为丙午或丁未。从《明》61（合37855）可知，正月有癸丑，可以验证九祀元旦为丙午或丁未是正确的。从《合》37852可知，二月有乙亥，那么正月的月长为28或29天，这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按此推算方法，发现另三种情况要么正月没有癸丑，要么正月的时长太短。综上可知，十祀闰九月的说法是错误的。<sup>③</sup>此外，陈梦家引《前》2.16.3（前2.16.3+前2.16.4=合36968）有“十二月甲申在泚”，经核对拓片，无此时间和地名。

李学勤重作了排谱，始于帝乙十祀九月甲午，终于帝乙十一祀四月癸酉，共“历22旬，约7个月”。<sup>④</sup>现在看来，李先生的排谱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引《前》2.16.5（《合集》未收）“甲申在泚”，经核对原拓，该条卜辞未见；据《续》3.31.11（即《合》36903），排出壬辰之前一天有“辛卯在瀋”，从拓片来看，“辛卯”并不能确定；排谱中“正月乙卯在瀋，今日步于攸”（前2.10.1+2.17.3+2.17.5+林2.5.7+金544，即37475+英藏2562正+东文研940+36957）

① 巡狩史实，《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

②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1—304页。

③ 徐凤先：《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第56页。

④ 罗琨、孙亚冰等的排谱也未考虑闰九月的问题，惜未解释其原因。（参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9，第320页；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第378页）

⑤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37—41页。



之“乙卯”为“乙巳”之误。

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当时所见材料有限，王恩田在前辈学者基础上，纠正先前的错误，补充七条新材料，将征夷方的路线问题描述得更加具体，但和李学勤一样遗漏了陈梦家所举的《续》3.18.4（合36495），此外，他将“十月癸未”（合36756）排在九祀十月，我们认为疑点有三：一是未见年祀；二是未见征夷方事迹；三是其地名不能与伐夷方的相关卜辞系联，故未予采纳。王文发表以后，又产生了新的缀合成果，罗琨和张永山、孙亚冰、陈秉新和李立芳、徐凤先、徐明波、门艺、李凯等先生都作了排谱，但大多相差无几，在王文基础上，我们共系联了41版甲骨（缀合后的几版只算一版），其中有的卜辞可以补出新的时间和地点，为伐夷方事件提供了新的证据。

综上所述，殷墟甲骨所见“夷”或“夷方”的分组类情况如下：

组类	自宾间类	宾一类	典宾类	自历间类	历一类	历二类	无名类	黄类
数量	5	8	3	3	1	2	3	41

### 三、对卜辞所见“夷”或“夷方”是否同一方国的讨论

陈梦家将“人方”和“尸（夷）方”看作两个不同的方国，认为“人方”即本文讨论的“夷方”，在殷东，“尸方”在殷西，<sup>①</sup>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sup>②</sup>李学勤讨论“夷方”名号时虽未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但在分析“夷”的字形时是并不赞成武丁时期与其后的无名组、黄组的“夷方”是不同方国的。李先生说：

在黄组以前的各组卜辞里，“人”、“尸（夷）”两字的区别是比较清楚的，即“尸”字所象人形足部前伸或有曲笔，作夷俟蹲踞状。武丁时所卜征伐“尸（夷）”或“尸（夷）方”的“尸”字就是这样。在《出土夷族史料辑考》中，可以看到《甲骨文合集》6457—6464、6480等宾组卜辞载王和易伯焱、侯告征夷，或命妇好和侯告伐夷，《合集》33039自组卜辞云“侯告伐夷方”，20612、33038自组卜辞也都有“夷方”，33112历组卜辞也可能同时。凡此“夷”字均作足前伸或有曲笔的“尸”。<sup>③</sup>

今按，李先生上述分析是较为可信的，只是我们将《合集》33039、20612、33038看成自历间组，而不是自组，其实无论是自组还是自历间组，均处于武丁时期，并不影响结论的成立。李先生还说“武丁以后几位王的卜辞都不见夷方。夷方再在卜辞内出现，要到无名组卜辞……”而且，从后来的论述看，李先生是将武丁时期所见的“夷”与无名组、黄组所见的“夷方”等而观之的，尤其是他在《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一文中将无名组的敦夷方（T2064）与黄组帝辛十祀征夷认为是同一次出征。

另一方面，上述宾一类卜辞中系联出与“征夷”同版的方国有下危、巴方、龙方。此“下危”可能与十祀伐夷所经之“危”有关，其地距戡（留丘，今安徽宿州东北六十里）颇近（详后

① 陈梦家说：“武丁卜辞中所征伐在西土的尸方，与乙辛时代在商方的人方，是不同的两个邦方。”（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1页）

② 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9，第186—188页。

③ 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文)，学者们也一般将其定在殷之东南。<sup>①</sup>“巴方”之“巴”（𠂔）字众释不一，<sup>②</sup>何琳仪等先生别释“𠂔”为“巴”，<sup>③</sup>虽然其意见未得确信，但也由此表明传统所谓“巴方”与文献中“巴蜀”之巴或“巴东”之巴，并不能比附，因此定“巴方”在殷之西南未必可信。龙方，张秉权谓其在山东泰安府西南，<sup>④</sup>不少学者则谓其在殷之西。<sup>⑤</sup>今按：《春秋地名考略》卷2“龙”谓：“成二年齐侯伐我北鄙，围龙”，杜注：“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高士奇按：“龙，《史记》作‘隆’，刘昭曰：‘博县有龙乡，汉高八年封谒者，陈署为侯国。’《水经注》：‘汶水过博县，西北又西南径龙乡故城，今在泰安州西南。’”<sup>⑥</sup>因此，我们还是赞同将其定在殷之东。尽管学界对所谓“巴方”和“龙方”地望看法不一，但基本一致认可“下危”即黄组所见的“危”，因此武丁时期与“下危”同版的“夷”和黄组时期与“危”同版的“夷方”，被看作相关甚至同一方国并不难理解。



图1 《合》32906

此外，有一版宾一类卜辞出现“东夷”的名称：“……东夷𠂔曰：千森余 [𠂔] …… [南] 四……”（8410 反）与这条卜辞可以系联的有如下一版：“……𠂔曰：千森王𠂔于之，八犬八豕

① 陈梦家谓下危在“苏皖交界之处”，岛邦男谓其在亳南、淮阴间，罗琨谓其“在殷之东南”。（参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9，第177页）孙亚冰等同意岛邦男之说。（参见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第396—400页）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字头304号。

③ 何琳仪、房振三：《释巴》，《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④ 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第1片考释，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第16页。

⑤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83页；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9，第185页；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第285—289页。

⑥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6册，第507页下。

……三羊，南四，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南三。”（Y1288）“𠄎”是一个祭祀动词，两版内容应该相关，均涉及𠄎祭的问题。武丁所伐之夷可能就是这里的“东夷”，“东夷”也就是处于殷东之夷方。另，陈梦家指出卜辞中有“东佳尸”、“西佳尸”、“南佳尸”、“北佳尸”（下 36.6，即《合》32906，如图 1，历类），并称“佳尸”即“鸟夷”，指东方或东北之尸。<sup>①</sup>从图 1 所揭拓片来看，所谓的“佳尸”之“尸”作，现在一般释作“匕”。因此陈先生的释法恐怕有误。且历类卜辞的“夷”一般写作（33040，历二）或（33112，历一）。孙亚冰等指出：

卜辞中的“夷”（《合》6461、6459）、“东夷”（《合》8410 反）、“西佳夷”、“北佳夷”（《合》32906）、“东北夷”（《合》22202），“归夷”（《合》19957 正、20502）之称，“夷”是商人对东、南民族的统称。<sup>②</sup>

孙先生的意见基本上是可从的，只是沿用陈梦家指出的“西佳夷”、“北佳夷”恐不可信，“东北夷”拓片模糊，今也释作“东北干”。

《后汉书·东夷列传》：“王制云：‘东方曰夷。’……夷有九种，曰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sup>③</sup>史书所载的“夷”皆东夷，未有西夷之说。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陈梦家所谓的武丁时期的“尸方”当即“夷方”，所谓帝辛时期的“人方”也即“夷方”，因此，其为两地之说是不可信的。学者们对“夷方”的研究无不证明了这个结论。陈广忠《简谈三代对淮夷的战争》谓：“淮夷，是对古代居住在今安徽中部、北部，江苏、山东南部一带少数民族的总称。夏代称九夷，商代称夷方、人方、夷，西周则称为淮夷、南夷、东夷或南淮夷。”<sup>④</sup>这一意见是可从的。林小安研究武丁中期臣属所进行的战争后指出：“知伐人方为武丁中期略早之事。人方，即《左传》昭四年传：‘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十一年传：‘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吕氏春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所称东夷，地处殷之东南。前文所引‘多冒’巡省南土，而冒正在殷末伐人方途中，亦可证人方确在殷之东南。或曰人方在殷西，实有不审，难以信从。”<sup>⑤</sup>林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

综上可知，武丁时期及其稍后所见各类卜辞中的“夷”，与无名组、黄组所见的“夷方”当紧密相关，甚至就是一个族群，其地望在下文中详论。

## 四、帝辛十祀伐夷方事件的重新整理与排谱

### （一）重新整理与排谱

据时间、地名系联出十祀伐夷方的卜辞 41 版、共 124 条，归并成 104 个事件。列表如下：

序 号	年	月	日	地 点	辞 例	出 处
1	9 祀	2 月	乙亥	□	夷方不大出。遘祖乙彡。	37852
2	10 祀	9 月	甲午	大邑商	余步比侯喜征夷方。告于大邑商。	36482（前 3 27.6+4 18 1=前 3 27.6+卜通 592）；36483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285 页。

②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 10，第 376 页。


③ 《后汉书》卷 85《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807 页。

④ 陈广忠：《简谈三代对淮夷的战争》，《江汉论坛》1982 年第 5 期。

⑤ 林小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 2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又收入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 27 册，第 78 页。

续表

序 号	年	月	日	地 点	辞 例	出 处
3			癸亥	雇	征夷方。	36485（林 1. 19. 12 = 通 569），36487（前 2. 6. 6 = 通 570）
4		10 月	癸酉	嘉 <sup>①</sup>	征夷方。在嘉步。	36504（京 5552）
5			乙酉	香	贞夕。	36550 + 36553 <sup>②</sup>
6			丁亥	丧 <sup>③</sup>	贞夕。	36550 + 36553
7			己丑	乐	贞夕。	36550 + 36553
8			辛卯	冒	贞夕。	36550 + 36553
9			癸巳	冒	贞夕。	36550 + 36553；41753（Y2524）
10			甲午	冒	比东。王征。十月。十祀	37856
11		11 月	乙未 <sup>④</sup>	冒	贞夕。	36550 + 36553
12			丙申	冒	贞夕。	36549
13			[丁酉]	□	贞夕。	36550 + 36553
14			己亥	麇	贞夕。	36550 + 36553
15			辛丑	商	贞夕。	36550 + 36553；36506 <sup>⑤</sup>
16			壬寅	商	贞夕。	36549 <sup>⑥</sup>
17	10 祀	11 月	癸卯	商	贞旬。征夷方。十月又一	41753（Y2524 = 金 584）；36550 + 36553
18			乙巳	商	遭大雨。	36552
19			己酉	吉	贞夕。	36550 + 36553
20			辛亥	吉	贞夕。	36550 + 36553
21			[壬子] <sup>⑦</sup>	商	[步]于毫。	36830 + B11115 + 前 2. 9. 6 + 36555 <sup>⑧</sup>
22			癸丑	毫	贞旬。征夷方。十月又一	41753（Y2524 = 金 584）
23			甲寅	毫	今日步于堆 <sup>⑨</sup> 。	36830 + B11115 + 前 2. 9. 6 + 36555
24			甲寅	堆	贞夕。	36565（续 3. 31. 7）
25			乙卯	堆	今日步于鬲。	36830 + B11115 + 前 2. 9. 6 + 36555

① 从木从豆从力，字形作，郑杰祥释作“嘉”（《商代地理概论》，第 358 页），陈年福亦释“嘉”（《殷墟甲骨文字词总表》，第 230 页）。

② 蒋玉斌缀，参见蒋玉斌：《殷墟黄类卜辞新缀十组》，《中国文字研究》2008 年第 1 辑（总第 10 辑）。

③ 丧（董作宾、陈梦家作“噩”）、孟二地相距不远，且均为商王之田猎区。如“虘[舞]二田：丧、孟，又大雨”。（30044）

④ 已知九月有甲午（36482），十月有甲午（37856），九、十两月已至少 61 天，故十月甲午后一天乙未我们排在十一月。孙亚冰将其排在十月。

⑤ 从《合》36550 + 36553、《合》36549、36552 可知，十祀十一月己亥，王在麇，辛丑、壬寅、癸卯、乙巳在商，己酉、辛亥在吉。本条卜辞的干支残存“丑”，这一天又在“商”地，故应为“[辛]丑”。李学勤补此条干支为九月“乙丑”，误（《殷代地理简论》第 37 页引“摭续 153”）。且本版另一条卜辞有“在十月”。

⑥ 从《合》36549 与《合》36550 + 36553 可知，在“冒”贞夕的时间有“辛卯、癸巳、甲午、乙未、丙申”，在“商”贞夕的时间有“辛丑、癸卯、乙巳”，因此《合》36549 中的“□寅”之□应为“壬”。

⑦ 补出“壬子”的理由是：壬子前一天为辛亥（36553 + 36550），这天在“吉”，壬子后一天癸丑在“毫”（41753 = Y2524），在“商”占问“今日步于毫”的日子自然就应该是“壬子”了。

⑧ 孙亚冰在王恩田、门艺的基础上重缀。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4.html>，2008 年 2 月 2 日。

⑨ 36830 + B11115 + 前 2. 9. 6 + 36555 与 36565 两版的“甲寅”白天在“毫”占卜今天要前往“堆”是否有灾，夜间在“堆”占卜当晚是否有尤，可见毫、堆两地相隔不到一天的路程。

续表

序 号	年	月	日	地 点	辞 例	出 处
26			丁巳	𪔐	今日步于嫫。	36830+B11115+前 2. 9. 6+36555
27			己未	嫫	其𪔐从高西。	36830+B11115+前 2. 9. 6+36555
28			庚申	嫫	其𪔐□。	36830+B11115+前 2. 9. 6+36555
29			辛酉	嫫	今日步于 [𪔐①]。	36961
30			癸亥	𪔐	步于危。	36961
31			癸亥	𪔐	贞旬。征夷方。十月又一	41753 (Y2524=金 584); 36490
32			[癸] 亥	𪔐	步于危	36961
33		12 月	己巳	危	今日步于攸。十月又二	36825
34			癸酉	□	贞旬。征夷方。	41753 (Y2524=金 584)
35			己卯	□	王其𪔐……	36968+Y2564②
36			辛巳	旧	贞夕。	36607
37			壬午	旧	贞夕。	36442
38			癸未	旧	王步于𪔐。	36968+Y2564
39			癸未	旧	贞旬。征夷方。十月又二	B11232
40			癸未	(无)	贞旬。征夷方。十月又二	36484
41			乙酉	𪔐	王步于淮。	36968+Y2564
42			丙戌	淮	王步于𪔐 (𪔐)。	36968+Y2564
43			庚寅	𪔐	𪔐林方。	41757 (Y2563); 36968+Y2564
44			庚寅	𪔐	贞夕。	前 2. 16. 5
45			壬辰	𪔐	至于𪔐 (𪔐)、𪔐 (𪔐)。	41757 (Y2563); 36968+Y2564
46			癸巳	𪔐	贞旬。征夷方。十月又二	36484; B11232
47			癸巳	𪔐	贞旬。	36494
48			甲午	𪔐	王步于𪔐。十月二	41757 (Y2563); 36968+Y2564
49	11 祀	1 月	丁酉	□	比……往来亡灾。正月	41757 (Y2563)
50			己亥	𪔐	步于𪔐。	41757 (Y2563)
51			庚子	𪔐	今日步于𪔐。正月	37475+Y2562 正+D940③
52			辛丑	𪔐	今日步于𪔐。	37475+Y2562 正+D940
53			壬寅	𪔐	今日步于永。	37475+Y2562 正+D940
54			癸卯	永	今日步于□。	37475+Y2562 正+D940
55			癸卯	攸侯 喜鄙永	王来征夷方。正月	36484; B11232
56	11 祀	1 月	乙巳	𪔐	今日步于攸。	37475+Y2562 正+D940
57			丙午	攸	执𪔐夷方𪔐。正月	36492
58			己酉	攸	贞夕。	B12424
59			辛亥	攸	贞夕。	B12424
60			癸丑	攸	贞旬。王来征夷方。正月	36484; B11232

① 此字仅残存上部，似为“𪔐”，从两天后在𪔐来看（41753=Y2524），前者可能是后者之残。陈梦家释其为𪔐（从子从鸟），41753 可与 36961、36490 联系起来，《合集释文》释为“凤”。此字可能系从厥从佳，6545 作𪔐，18330 作𪔐，陈年福《殷墟甲骨文字词总表》隶定为𪔐，可从。

② 蔡哲茂：《〈甲骨文合集〉缀合号码表》，《甲骨缀合续集》，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2004 年，第 66 页。

③ 东文研 940=林 2. 5. 7>前 2. 10. 1。另，36957 是照片，比例放大后可与《英藏》2562 正缀合，因其刻辞模糊，未将其辞例排谱。《甲骨缀合续集》收有此缀合，即 37475+41768 (Y2562 正)+林 2. 5. 7 (D940)。（参见蔡哲茂：《〈甲骨文合集〉缀合号码表》，《甲骨缀合续集》，第 66 页）

续表

序 号	年	月	日	地 点	辞 例	出 处
61			乙卯	攸	贞夕。	B12424
62			丁巳	攸	贞夕。	B12424
63			己未	攸	贞夕。	B12424
64			己未	[攸①]	田元。	37475+Y2562 正+D940
65			癸亥	攸	贞旬。来征夷方。正月	B11232
66			癸亥	攸	贞旬。佳……征……	B12877
67			癸亥	攸	贞夕。	前 2. 16. 5
68			乙丑	攸	今日𠂔②从攸。	37475+Y2562 正+D940
69		2 月	癸酉	攸	贞旬。来征夷方。二月	B11232
70			癸酉	攸	王来征夷方。	36494
71			癸酉	攸	贞旬。	36823
72			丙子	攸	贞夕。	36606
73			丁丑	攸	今日步于戡。	37475+Y2562 正+D940
74			戊寅	戡	今日步于危。	37475+Y2562 正+D940
75			庚辰	危	今日步于又。	37475+Y2562 正+D940；36901
76			辛巳	又	今日步于汴。	37475+Y2562 正+D940；36901
77			□□	又	……于栗。二月	36902
78			[壬午]	汴	今日步于嫪。③	36901
79			癸未	嫪	贞旬。来征夷方。二月	B11232
80			丙戌	□	今日王步于□。	36751
81			戊子	嫪	贞夕。	36953
82			庚寅	嫪④	王步于杞。	36751
83			壬辰	杞	王步于意。	36751
84			癸巳	意	王𠂔鼎。	36751
85			癸巳	意雷商孝⑤鄙	贞旬。来征夷方。二月	B11232
86	11 祀	2 月	癸巳	意雷孝商鄙	贞旬。	Y2525 (41754=金 728)
87			癸巳	齐⑥	王来征夷方。二月	36493

① “在”与“贞”之间未刻地名，从前后干支及地点来看，可能省刻的地名是“攸”。

② 𠂔，字形作𠂔，裘锡圭释作𠂔，读为“𠂔”，训为敕戒镇抚。（参见《释“秘”》，《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1—64 页）

③ “嫪”字拓片模糊，《合集释文》和《校释总集》释“相”，《殷虚书契》（前 2. 19. 5）、《卜辞通纂》（通 608）释为“𠂔”，据《缀》189 上半（缀图 66），前一天壬午在汴，贞问到此地，第二天癸未在“嫪”占卜，因此，我们怀疑此字可能为“嫪”。

④ 疑嫪、嫪、嫪为一字之异写。

⑤ 为排版方便，“意”、“孝”暂从罗琨释。（参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 9，第 323 页）陈剑给笔者的邮件中指出，“所谓‘孝’字，研究者或释‘𠂔’，颇可信”。

⑥ 同在二月癸巳，王在“意”（第 84 辞）、“意雷商孝鄙”（第 85 辞）、“意雷孝商鄙”（第 86 辞）、“齐”（第 87、88 辞）四地出现，匿名评审专家指出，87、88 两辞所记之地与 84—86 辞有出入，不应排入此谱。我们认为，“齐”可能是“意”之边邑，正如 85 辞称“意雷商孝鄙”、86 辞称“意雷孝商鄙”（“鄙”即边邑），陈秉新、李立芳解释“同一天内在数地占卜，可见各地相距甚近”（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第 68 页）。故我们认为，这几条卜辞所记之地相距不远，应不冲突。

续表

序 号	年	月	日	地 点	辞 例	出 处
88			癸巳	齐	贞旬。王来征夷方。	36488+36803 <sup>①</sup>
89			甲午	意	王步于剡。	36751
90			乙未	剡	贞夕。	36953
91		3月	癸卯	冒	贞旬。来征夷方。三月	B11232
92			癸卯	(无)	贞旬。	36493; 36488+36803
93			乙巳	□	王来征夷方。	36501+36752+37410+36772 <sup>②</sup>
94			丙午	商	今日步于乐。	36501+36752+37410+36772
95			己酉	乐	今日王步于丧。	36501 + 36752 + 37410 + 36772; Y2565 正 (41777)
96			庚戌	丧	今日王步于香。	36501 + 36752 + 37410 + 36772; Y2565 正 (41777)
97			辛亥	香	今日步于熏。	36501 + 36752 + 37410 + 36772; Y2565 正 (41777)
98			癸丑	熏	贞旬。	Y2525 (41754); 36488+36803
99			甲寅	熏	今日王步于奠。	36501 + 36752 + 37410 + 36772; Y2565 正 (41777)
100			[乙卯]	奠	王田自东。	36501+36752+37410+36772
101			丙辰	奠	今日王步羌。	36501+36752+37410+36772
102		4月	癸酉	云奠河邑	贞旬。来征夷方。	Y2525 (41754)
103		5月	癸卯	喜	贞旬。王来征夷方。五月	36495
104			癸丑	喜	贞旬。	36495

上表条(1)反映九祀二月乙亥占问夷方是否会“大出”，意味着夷方对商的侵扰。遗憾的是，没再发现九祀其他有关夷方的卜辞。罗琨对征伐夷方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举焦智勤公布的一版甲骨：“己未王卜，贞畀……或，叢东侯，𠄎……畱戈夷方，亡……”罗先生引述李学勤根据相类卜辞补全为：“己未王卜，贞畀[巫九备，夷方伐东]或(国)，叢东侯，𠄎[夷方，余其比多侯]畱戈夷方，亡[害在猷]。”辞意表明，时间是在九祀三四月间，于九月侯喜大军出征夷方之前，伐夷方的原因是夷方侵扰了商的东土。李先生还举出《合》36182可与《辑佚》690相缀，辞例与此相近，《合集补编》11256也与此同文。这些反复的占卜，透露出帝辛时与夷方矛盾的尖锐化。<sup>③</sup>罗先生的意见甚是，《合》36498也意为出征前向诸侯宣告夷方罪行，如：“丁巳王卜，[贞]……𠄎夷方，余……受又又。不[䷗戠]，[亡害]在猷。王𠄎[曰]：[大吉]……”条(2)反映十祀九月甲午出征在大邑商行告庙礼。在九月出征，符合周代礼制。《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仲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动众”；“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

① 门艺缀合第17组，参见门艺：《殷墟黄组甲骨刻辞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8年。

② 门艺缀合第79组，参见门艺：《殷墟黄组甲骨刻辞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8年。

③ 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9，第299—300页。

彼远方”。

条（3）至（54）反映十祀九月至十一祀正月癸卯到达攸地的边邑“永”，这里是与夷方作战的前线。条（57）记载正月丙午在攸地“执胄夷方隹，焚……”，反映在攸地抓住夷方首领，还焚毁对方的东西，表明征伐夷方获得胜利。条（57）至（73）表明从正月丙午到二月丁丑 32 天商王均在攸地停留，条（64）记载在元地“田猎”，条（68）记载在攸东巡守。条（73）至（104）反映商王从攸地出发基本按原路返回，条（103）反映于十一祀五月癸卯到达曹地，圆满结束这次征伐行动。

另有黄类中伐夷方的卜辞，但不能排入上表，如：

[癸] 亥王卜，贞旬亡猷。王 [占曰]：[吉]。[在] ……月。甲子酹，妹工典其……曹觚，王征夷 [方]。（36489）

这条卜辞没有明确的月份，干支为“癸亥”，从经过地为“曹”来看，似与条（103）、（104）有关，时间为十一祀五月。但从“王征夷方”来看，似当属于往征夷方，与十一祀五月为返程不吻合，李学勤谓此条在十五祀。<sup>①</sup> 孙亚冰等引用常玉芝的观点认为，此条是十祀九月甲午之前的八月，出征夷方从本版的“曹”地出发，十一祀五月再回到这里，征夷的起点和终点都在“曹”，其依据是本版甲子“祭工典”。<sup>②</sup>《合》36489 是一条残辞，常玉芝据周祭特征补出八月，其祀谱可与十祀九月甲午上甲相符，但周祭每年都周而复始，唯将其定在十祀并无其他证据。而且，如果这条是征夷起点的话，九月甲午所占的内容就不好解释了。该辞例是：

甲午王卜，贞𠄎余酹朕率西，余步比侯喜征夷方。上下、𠄎示受（授）余又（有）又（佑）。不𠄎<sup>③</sup>戕，𠄎。告于大邑商，[亡害]在猷。王𠄎曰：吉。在九月遘上甲𠄎，佳十祀。（36482）

辞中的时间、地点、事件清楚，尤其是此版明确地记载王在大邑商行告祭庙礼，向祖先禀告自己将前去与侯喜一同征讨夷方，并祈求“上下、𠄎示”保佑，王看了兆𠄎后觉得吉利。显然，《合》36489 并没有这样的重要信息。因此，《合》36482 揭示的内容才是出征卜辞，大邑商才是起点。此外，从征夷排谱来看，如果八月癸亥在“曹”，九月甲午在“大邑商”，九月癸亥在“雇”，其路线也是难以理解的。

另有 5 条卜辞（《合》36355、36344、36507、36508、36503），似与“告于大邑商”有关，为伐夷方而行告庙之礼，可能系同一事件。但从干支来看，与十祀九月甲午出征讨伐夷方不吻合，因此不能列于上表。


晚商金文也保留了征夷的记录，<sup>④</sup>但都难以排在帝辛十祀征夷行程中。这也表明，文献所载的晚商时期王室多次对夷方用兵确有其事。

## （二）帝辛十祀征夷方的路线及相关问题

1. 董作宾将其路线分成七个阶段：（a）由殷至于商；（b）由商至于攸；（c）从侯喜征人方；

①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 59 页。

②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 10，第 382 页。

③ 𠄎，字形作，据陈年福释，参见氏著：《殷墟甲骨文字词总表》，第 42 页。

④ 参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 9，第 307—310 页；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 10，第 390 页；邓飞：《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小子夆卣铭文时代考》，《文献》2013 年第 5 期。



(d) 在攸；(e) 从攸至于齐；(f) 由齐再至于商；(g) 由商返于殷都。董氏认为大邑商，即商，在今河南商丘。<sup>①</sup>

2. 陈梦家则分成五段：(a) 由大邑商至雇，系从太行山南麓沿沁水南岸至沁入古代大河处，回程在云渡河，当与去程之雇相近；(b) 自雇至商或自商回云，往来皆经香、噩、东、冒等地；(c) 由商至嫫（按：即嫫）或自嫫回商，往程经过亳，回程绕行杞、齐等地，来回当沿睢水两岸；(d) 自嫫至攸或由攸回嫫，回程很明显的沿睢水两岸；(e) 往程自攸沿浚水南下渡淮征林方，回程经过若干河流而至攸。陈氏则认为大邑商在沁阳田猎区。

3. 李学勤分成五段：(a) 十祀九月甲午至十一月癸卯，由大邑商至雇，又返率于商；(b) 十祀十一月某日至己巳，由滴至攸；(c) 十祀十二月癸酉至次年正月壬寅，自旧返至攸侯喜鄙永；(d) 次年正月癸卯至三月乙巳，由攸返商；(e) 次年正月丙午至四月癸酉，由商至云莫河邑。李先生似将大邑商和商看作一地，且路线略举大要，还不能展示更具体的行程情况。

4. 王恩田则将行程细分为十二段：(a) 自大邑商至雇（按：卜辞作“雇”）；(b) 自雇至乐；(c) 自乐至商；(d) 自商至亳；(e) 自亳至攸；(f) 自攸至淮；(g) 自淮返攸；(h) 自攸至杞；(i) 自杞至剡；(j) 自剡至商；(k) 自商至乐；(l) 自乐至河。其所分路程阶段是研究者中最详细的。

5. 李凯在王恩田所绘图线基础上作了细小的调整：(a) 自大邑商至雇；(b) 自雇至乐；(c) 自乐至商；(d) 自商至攸；(e) 自攸至淮；(f) 自淮返攸；(g) 自攸至杞；(h) 自杞至剡；(i) 自剡至商；(j) 自商至乐；(k) 自乐至河。李凯将往“亳”的一段去掉，并将“淮”看作“濉”。

#### 6. 我们的看法

董作宾以来的诸家研究为我们探讨征伐夷方的路线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们所绘的路线图中基本都有“大邑商、雇、商、攸、淮”等地，由于对“大邑商、淮、亳、齐”等地地望的看法不同，因此绘出的路线图各有不同。

根据帝辛十祀伐夷方的时间和所经地点，我们系联出 41 版卜辞，这是目前所见征夷方的最详尽资料，借助这些材料可拟出一条线路。根据该路线，可知商人伐夷方的过程中，在“攸”地停留时间最长，从十祀十二月己巳在危就占问“今日步于攸亡灾”（36825），后一直在攸的附近旧、洧、淮、濉（以此为驻扎地，畎林方，到潢、霍、糴地等）、菅、淩、鬻、量等地活动，再到攸的边邑“永”，后于正月丙午到攸，在攸地停留 32 天。由此可见，攸显然是攻打夷方的前线，正月丙午时，“王其乎……征执胄夷方虢，焚……弗悔”反映了俘虏夷方首领、焚烧……（辞残，不清楚焚烧的对象）的事件，表明此次战争以商取得胜利而宣告结束。攸地是往返行程的分界。从往返路线也能清楚地看到，某些地名是往返的必经之所，如危、嫫、冒、商、乐、丧、香。全部行程从十祀九月甲午自大邑商出发，经过九个月，至十一祀五月癸卯回到大邑商附近的曹地，共计 250 天。

以下就伐夷方所经地名进行考辨：

(A) 大邑商。一般有三种看法：一是殷墟安阳（王国维、<sup>②</sup> 王恩田<sup>③</sup>），二是沁阳田猎区

① 董作宾：《殷历谱》，第 749—754 页。

② 王国维：《说商》，《观堂集林》（外二种）卷 12，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63 页。

③ 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第 104—116 页。

(陈梦家<sup>①</sup>)，三是商丘(董作宾<sup>②</sup> 张光直<sup>③</sup>)。

王国维说：“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王恩田也认为，“天邑商、大邑商均指殷都安阳，西周初年周人仍把武王征伐的殷都叫做‘大邑商’（何尊）”，“按照周代礼制，告庙之礼需在宗庙或祖庙中进行，而宗庙或祖庙一般均设在都城或原来的都城之内，估计商代也不会例外。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殷王行告庙之礼是在某个田猎区内进行的”。<sup>④</sup> 我们认为安阳为大邑商，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的“何尊”（即“𠩺尊”）记载有武王灭商的史实，其中有铭文为“……佳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sup>⑤</sup> 充分表明殷都安阳才是“大邑商”。

持“沁阳说”的理由并不充分，陈梦家主要依据的是《甲》2416（即《合》36511）：

丁卯王卜，贞今<sup>⑥</sup>巫九<sup>⑦</sup>害，余其比多田于多白，征孟方白<sup>⑧</sup>炎。夷衣，翌日步，亡尤。自上<sup>⑨</sup>下于<sup>⑩</sup>𠩺示余受又又，不<sup>⑪</sup>𠩺戔，[<sup>⑫</sup>𠩺]。告于兹大邑商，亡害在<sup>⑬</sup>𠩺。[王<sup>⑭</sup>𠩺曰]：引吉。在十月。遘大丁<sup>⑮</sup>翌。

陈氏将本辞之“衣”看作地名，认为此地与沁阳田猎区甚近，故认为征孟方所要告祭之大邑商当在田猎区。但所谓的“衣”可能当据裘锡圭读作“卒”。<sup>⑥</sup>

持“商丘说”也是明显欠妥的。从帝辛十祀伐夷方的行程可以知道，九月甲午从大邑商出发，经过若干地方，十一月辛丑到商，停留5—8日后，前往攸地征讨夷方，后于十一祀三月丙午返程过商，可见“大邑商”与“商”应为两地，商为商丘，大邑商自然应为别地。

(B) 雇。王国维考释说雇字古书多作廛，“《诗·小雅·桑扈》《左传》及《尔雅》之‘九扈’，皆借雇为扈，然则《春秋》庄二十三年盟扈之扈殆本作雇，杜预云荥阳卷县北有扈亭（王按：今怀庆府原武县）”。<sup>⑦</sup> 按：《春秋》庄公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杜注：“扈，郑地，在荥阳卷县西北。”<sup>⑧</sup> 又文公七年：“公会齐侯、晋大夫，盟于扈。”杜注：“扈，郑地，荥阳卷县西北有扈亭”。<sup>⑨</sup> 郑杰祥认为扈地位于今河南原阳县西，在古黄河的东岸。<sup>⑩</sup> 王国维所说的荥阳卷县西与郑杰祥所说的河南原阳县西可能是一地。郭沫若从王应麟说认为扈地在濮州范县东二十八里，今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即此地。<sup>⑪</sup> 王恩田亦持此说。伐夷方行程中，九月甲午从大邑商出发，三十日后的癸亥在雇，但安阳至范县仅二百八十里，按三百里计，每天行军仅十里，这显然与古代日行三十里的惯例相违背。本来要去远征夷方，每天却行军十里，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认为将雇定在郑，从安阳基本沿黄河古道南下到雇，约四百四十里，经三十天到雇，日行约十五里。

(C) 嘉。陈梦家说：“地当在大河之南，郑州附近。自此东南行，经香、噩、乐、冒等地，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57页。

② 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3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611页。

③ 张光直：《商名试释》，《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09—112页。

④ 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第104—116页。

⑤ 唐兰：《𠩺尊铭文试释》，《文物》1976年第1期。

⑥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𠩺”》，《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362—376页。

⑦ 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观堂别集》卷1，《观堂集林》（外二种），第624页。

⑧ 《春秋左传正义》卷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8页。

⑨ 《春秋左传正义》卷19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45页。

⑩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342页。

⑪ 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第535页。

最后一地东距商（即商丘）约九日行程，在商之西。”<sup>①</sup> 陈氏的说法基本可从，还可以据别的卜辞看它与周围地名的关系：

辛丑卜，行，贞王步自𠄎于雇，亡灾。

癸卯卜，行，贞王步自雇于嘉，亡灾。在八月。在𠄎雇。

己酉卜，行，贞王其步自嘉于麦，亡灾。（24347，出二类）

《合》24347表明“嘉”与“雇”相距不会超过两日行程，与“麦”相距不会超过六日行程。“麦”地与“敦”有同版关系，二者相距也不太远（合37781=合41826），同在沁阳附近，李学勤定其为沁水西岸的敦区，应基本可信。<sup>②</sup>《合集》36842辞例为：癸酉卜，在帛，贞王步[于]嘉，[亡]灾。表明“嘉”与“帛”相距也很近。

（D）香、丧、乐、冒、廌。这五地按前后顺序两地之间均只有一两日行程，处于荥阳至商丘之间。

（E）商。一般将其地定在今商丘市附近。王恩田据山东泰安龙门口遗址出土有“商丘叔簠”定此地为“商”，证据欠充足。

（F）毫。董作宾将其定在安徽亳县，<sup>③</sup> 陈梦家认为在商丘南谷熟集一带。<sup>④</sup> 据前述排谱中有这样一条卜辞：

[壬子王卜，在]商，贞[今日步]于毫，亡灾。（36830+B11115+前2.9.6+36555（1））

补出“壬子”的理由是：壬子前一天为辛亥（《合》36553+36550），这天在“吉”，壬子后一天癸丑在“毫”（《合》41753=Y2524），在“商”占问“今日步于毫”的日子自然就应该是“壬子”了。壬子与癸丑两天相连，表明商与毫是相距很近的，而商丘与谷熟毗邻，而与亳县相距一百六十里，一天之内抵达是不合理的。因此，将毫定在谷熟更为合理。

（G）堆。陈梦家引《左传》昭公十一年“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杜注云“梁国睢阳县东有鸿口亭”，又引《渠水注》“梁国睢阳县东有鸿口亭”。<sup>⑤</sup> 鸿口亭现在应属商丘市睢阳区，与在今虞城县的古亳地毗邻，在伐夷方行程中，毫地到堆地仅一日行程，因此，将堆定在睢阳鸿口亭一带是可从的。

（H）永。陈梦家认为其地在今永城。<sup>⑥</sup> 然而，据《河南通志·沿革上》载，永城周代称芒地，亦名犬丘，宋公卫侯遇于犬丘即此；汉置芒、犬丘二县，属沛郡；东汉世祖改芒，曰临睢，明帝改犬丘，曰太丘，并属沛国；三国魏二县俱废；晋以其地并入鄆县；南北朝刘宋属平昌郡，后周属亳州；隋始置永城县，属谯郡，寻废；唐复置，属亳州；五代宋俱属亳州；金升为永州；元至元二年（1336）废州复置县，属归德府；明仍旧；清因之。<sup>⑦</sup> 永城之名始于隋代，与商代甲骨卜辞中的“永”恐非一地。

王恩田据滕县金庄出土一件商代铜鼎，铭作“𠄎作父庚彝”，便认为𠄎是永的繁写，故定永在滕县金庄一带。证据也缺乏说服力。

我们怀疑金文中的𠄎是“永”的繁写，永通篆，国族名。此字晚清学者吴式芬释“咏”，吴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6页。

②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17—20页。

③ 董作宾：《卜辞中的毫与商》，《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3册，第611页。

④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6页。

⑤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6页。

⑥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6页。

⑦ 王士俊等监修，顾栋高等纂：《河南通志》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5册，第102页上。

大澂释“𡗗”，<sup>①</sup>其后学者多信释𡗗之说，<sup>②</sup>董全生、张晓军改释为“𡗗”，通作“永”，并据永、𡗗互用之例，认为“𡗗”是“养（𡗗）国国名的另一种写法”。<sup>③</sup>徐少华则认为改释“𡗗”为“𡗗”的观点是可从的，但把此字看作左边从永、右边从邑的“𡗗”却是不正确的，并进一步指出𡗗是“永”的异写，作为国族之称，为古𡗗国之“𡗗”。<sup>④</sup>《说文·永部》：“𡗗，水长也。……《诗曰》‘江之𡗗矣’。”段注：“毛诗作永，韩诗作𡗗，古音同也。《文选·登楼赋》‘川既𡗗而济深’，李注引韩诗‘江之𡗗矣’，薛君曰‘𡗗，长也’，𡗗乃𡗗讹字。”另，金文中有𡗗（鄫子伯受铎<sup>⑤</sup>）字，从邑、羊、从永，可以隶作鄫，应该是其作为国族名的专字。作为国族名的𡗗或鄫，文献中写作“养”。《左传》昭公三十年载：“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此处记载春秋时期吴楚争战中的重要事件，其中提及“养”。杜注：“二子奔楚，楚使逆之于竟也。养，即所封之邑。”<sup>⑥</sup>但“养”具体为何地望，语焉未详。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春秋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卷6上“陈州府”条曰：“沈邱县东有养城，为楚养邑。昭三十年，吴公子掩余、烛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逆吴公子使居养，是也。”<sup>⑦</sup>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养当在今河南沈丘县，今治南沈丘城之东，临安徽界首境。”<sup>⑧</sup>《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养”邑定于今安徽界首市附近。<sup>⑨</sup>裘锡圭、李家浩曾考释曾侯乙墓竹简119和192号简中的“鄫君”时说：“鄫，从‘邑’‘𡗗’声，即《左传》昭公三十年‘楚子……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之‘养’，其地在河南沈丘县东，临安徽界首县界。”<sup>⑩</sup>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董全生、赵成甫据河南省桐柏县月河镇左庄村发现的大型春秋墓，考证出“养”国地望在桐柏附近。<sup>⑪</sup>徐少华也同意董、赵两位先生的意见。<sup>⑫</sup>我们认为，仅凭桐柏发现一件鄫子铜器就断定其为“养”国地望的证据是欠充分的，一是与文献记载差别很大，二是“𡗗”名器除发现于河南桐柏之外，其他地区也有出土，如湖北江陵县纪南乡岳山出土有“𡗗伯受簠”，<sup>⑬</sup>江陵县雨台山133号墓出土有“鄫戈”，<sup>⑭</sup>湖北省安陆孝感县出土有“𡗗鼎”。<sup>⑮</sup>而将“养”国地望定在河南沈丘、安徽界首一带应该是可从的，至于为何在淮河上游的

① 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卷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886号“𡗗”。

② 容庚著，马国权、张振林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59页。

③ 董全生、张晓军：《从金文𡗗、𡗗看古代的养国》，《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④ 徐少华：《𡗗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⑤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⑥ 《春秋左传正义》卷5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25页。

⑦ 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16页。

⑧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07页。

⑨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册，第29—30页。

⑩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附录1《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96、500、520页。

⑪ 董全生、赵成甫：《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⑫ 徐少华：《𡗗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⑬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大队出土一批春秋铜器》，《文物》1982年第10期。

⑭ 《考古》1980年第5期，封底图版叁第11号铜戈。

⑮ 𡗗，字形作𡗗。𡗗鼎，薛尚功称为“圆宝鼎”，并记有“二铭同得于安陆之孝感”。薛氏谓𡗗为“十有三月”之合文，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http://app.sinica.edu.tw/bronze/qry\\_bronze.php](http://app.sinica.edu.tw/bronze/qry_bronze.php)）释作“𡗗”。（参见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

桐柏发现“鄴”类器，这并不难解释。历史上“养”国曾有迁徙的可能，桐柏、沈丘、界首均属淮河流域，沿着淮河溯流而上，进入桐柏山区，避开东吴南楚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如果上述论证不误的话，文献记载的“养”便是铜器铭文中的“篆”、“鄴”，卜辞中写作“永”。“永”在商代是“攸”的边邑，两地相距最多三日行程（《合》36484、36492）。

（I）攸。陈梦家考释谓“《孟子》之‘有攸’，卜辞之‘攸’，《左传》殷民七族之‘条’，当是一族”。<sup>①</sup>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也同意将“攸”“条”看作一族，只是不同意将其地望定在淮北一带，而是根据山东滕县后黄庄出土有“爻”字铜器和“𠄎”字铜戈，二字音并与攸近，便认为“攸”在山东滕县。我们知道，金文中“攸”的字形与甲骨文一脉相承，仍作𠄎（攸作旅鼎）、𠄎（叔攸鼎）、𠄎（鬲攸从鼎）、𠄎（鬲攸从鼎），因此将其他音同或音近的字读作“攸”，似嫌未安。从前面分析的行程来看，伐夷方所经地点集中于河南中部和东南部，因此，将“攸”定在与河南东南部相连的安徽北部一带是较为可信的。

（J）截。王国维认为其地为河南归德府考城县。<sup>②</sup>考城县与兰封县于1953年合并而成兰考县，属于开封市，从伐夷方行程来看，丁丑在攸，翌日戊寅在截（上文黄类排谱表之条（73）（74）），可见两地相距甚近，如果上文所述攸地可从的话，截不可能在今之兰考一带。陈梦家认为截是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的楚国“甯丘”，《一统志》谓故城在今宿县东北六十里。<sup>③</sup>比较而言，陈说似相对更为合理。

（K）危。“危”字形作𠄎，一般据于省吾释。<sup>④</sup>赵平安据两周文字改释为“弁”，并将卜辞中的“下𠄎”、“𠄎方”读作“下辨（辯）”或“辨（辯）方”，认为系《汉书·地理志》所载之“下辨道”，王莽称杨德，属武都郡，故治在甘肃成县西。<sup>⑤</sup>从字形看，释作“弁”颇有道理，但认为“下𠄎”即“下辨道”，恐难成立。卜辞中多次记载商王派望乘伐“下𠄎”，<sup>⑥</sup>如果下辨道（甘肃成县）是“下𠄎”的话，从殷都安阳到该地要经过山西、陕西，距离达1000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赵先生也将伐夷方所经之𠄎地读作“卞”，并将其定在山东泗水东部。《春秋》襄公十七年：“齐侯伐我北鄙，围桃。”杜注：“弁县东南有桃虚。”《齐·召南》考证：“弁县即卞县也，卞、弁古通用。《后汉·郡国志》‘鲁国卞县’注即引此注。”<sup>⑦</sup>《汉书·地理志》“鲁国”条载鲁有六县，其中“卞”县谓：“泗水西南至方与入沛，过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师古曰即《春秋》僖十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者也’。”<sup>⑧</sup>《山东通志》卷4：“泗水县城在卞县旧城西十五里。”<sup>⑨</sup>但是，从伐夷方的行程来看，十一祀二月戊寅在截（甯丘，今安徽宿州东北六十里），两天后庚辰在𠄎，如果其地望定在山东泗水，从宿州到泗水有五百余里，两天之内到达，也是欠合理的。但所谓的“弁”具体在今何地，难以确定，其大致位置应离截不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6页。

② 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观堂别集》卷1，《观堂集林》（外二种），第624页。

③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7页。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19页。

⑤ 赵平安：《释甲骨文中的“𠄎”和“𠄎”》，《文物》2000年第8期。

⑥ 姚孝遂、肖丁：《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65—1266页。

⑦ 《春秋左传正义》卷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63页。

⑧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谭其骧主编：《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75页。

⑨ 杜诏等：《山东通志》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册，第206页下。

远，截在今宿州东北六十里一带。

(L) 杞。王国维说：“《续汉志》陈留郡雍邱本杞国（王按：今河南开封府杞县）是也。”<sup>①</sup>王恩田据山东新泰附近出土的“杞白每亡器群”而将卜辞所见杞定在新泰，并认为历史上曾有商杞与周杞之别，商杞在新泰，周杞在杞县。<sup>②</sup>但我们知道，杞作为重要诸侯国，早见于武王灭商时，《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sup>③</sup>后来，杞的国都屡有变迁。《春秋》隐公四年：“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杜注：“例在襄十三年，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淳于。牟娄，杞邑，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sup>④</sup>无论杞国都城后来如何变迁，武王灭商之后封夏后氏的杞地在商代时似应在陈留郡雍丘县。再说“杞白每亡器群”反映的是春秋早期的文化遗存，其出土并不能否定商代的杞在雍丘县。综上，我们将杞定在陈留郡雍丘县，也就是现在的杞县一带。

(M) 齐。董作宾认为“齐”是古代的营丘，即山东临淄。<sup>⑤</sup>但营丘是西周初年才分封的齐国都城，<sup>⑥</sup>商代的“齐”未必是指这个地方。陈梦家认为这里的“齐”是指陈留的大小齐城，<sup>⑦</sup>李学勤也说“它可能与河阳济水有关。‘齐’绝不是周代原名营丘的齐城，看《左传》所记晏子所述营丘的沿革便可明白”。<sup>⑧</sup>

从伐夷方的行程来看，帝辛十一祀二月壬辰在“杞”，第二天癸巳在“齐”，表明两地相距很近，杞在杞县一带，齐不可能远在山东。李学勤的意见是正确的，“齐”与“济水”相关，应在杞县北部六七十里的大致区域内。《水经注》卷7“济水”条谓：“济，齐也，齐，度也，贞也。《风俗通》曰：‘济出常山房子县，赞皇山庙在东郡临邑县，济者，齐也。’”李学勤<sup>⑨</sup>后来同意郭沫若<sup>⑩</sup>定“齐”在“临淄”的意见，恐非是，因为帝辛十一祀二月壬辰在“杞”（上文黄类排谱表之（83）），第二天到“齐”（上文排谱表之（87）），两地相隔很近，而“杞”据上文考察在雍丘一带。但“齐”的具体地望，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N) 剡。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诸位先生均未言及此地。1973年山东兖州嵒山区李宫村出土一批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铭文为“剡册父癸”的铜卣和“剡父癸”的铜爵各一件，调查者认为此“剡”即是《左传》所载“殷民六族”之“索氏”，<sup>⑪</sup>王恩田据此认为伐夷方所经的“剡”在

① 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观堂别集》卷1，《观堂集林》（外二种）。

② 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第104—116页。

③ 《礼记正义》卷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42页。

④ 《春秋左传正义》卷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24页。

⑤ 董作宾：《殷历谱》，第753页。

⑥ 《春秋地理考实》卷4载：“齐，姜姓，侯爵，太公望之后也。其先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间封于吕。商末太公起渔钓，为文武师，封营丘，曰齐侯。《汉地志》云‘临淄，师尚父所封’，臣瓚谓‘临淄，即营丘也’。”（参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列国兴废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第324页）

⑦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8页。

⑧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59页。

⑨ 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⑩ 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第463页。

⑪ 郭克煜、孙华铎、梁方建、杨朝明：《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第7期。

今山东兖州西四十里的李宫村。<sup>①</sup> 我们认为李宫村所出的“剡”氏器可能正是文献所记之“索氏”器，剡读作索，古文字中以声符代整字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关于索氏，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左传》定公四年：“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昭公五年：“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杜注：“河南成皋县东有大索城。”<sup>②</sup> 杜注认为索氏地望在河南成皋县东。清人高士奇对“索氏”有较为详细的考证：

《昭·五年》：“郑劳韩宣子于索氏。”杜注：“河南成皋县东有大索城。”臣谨按：今荥阳东北三十里有京城，大索城在京城西二十里，其东北四里为小索城，此即杜氏所云也。然古无二索之名，惟汉楚战于京索间。《水经注》云：“东晋荥阳民张卓迈等保此名，大栅坞太平真君中颍州刺史崔白，自虎牢移州台，此后还治荥阳，城遂废，宋元嘉二十九年鲁爽破拓跋仆兰于大索，进攻虎牢。”大索之名盖始此矣。京相璠曰京县有大索小索亭，昔索氏兄弟居此，故有大小之称，未知何据。要之二索之名，亦因于索水耳。《山海经》曰：“少陞之山，器难之水出焉。”器难水即索水也，少陞山即嵩渚山，在荥阳东南二十五里，城因以名，于理为近矣。或谓大索城，即今荥阳县城，小索在县北，存之俟考。<sup>③</sup>

可见索氏所居之地为今荥阳县北，商时应该居于此地。武王伐纣之后，周公曾担心殷民东山再起，故“迁殷顽民”。索氏本居荥阳，后移居兖州，因此，在兖州发现“剡”器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从伐夷方的行程来看，帝辛十一祀二月癸巳在“齐”，两日后乙未在“剡”（上文排谱表之（89）（90）），表明其距离并不远。

（O）害。陈梦家谓其地“即今武陟县西之怀”。<sup>④</sup> 李学勤指出它在𣪠的北面，𣪠居商西南界出口处，“可能是沁水上的津渡之一”。<sup>⑤</sup> 此地今指何地，难以确定。但从卜辞来看，它与孟、宫、栎、丧等地同版，分别见于《合》37567、37598、37619等片。可以确定它在沁阳田猎区。

通过对上述15条地名的考辨，可以将其行程图的大致情况用地图表示如次（见下页）。尽管有学者定夷方在山东，或认为其在滕县左近，<sup>⑥</sup> 或认为路线是“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sup>⑦</sup> 但从所经路线的考察来看，我们还是倾向于将夷方定在淮北。罗琨就“夷方山东说”进行详细回应，结论是“帝辛十祀征夷方战场在淮水流域说，可能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大势”。<sup>⑧</sup> 罗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

对上述帝辛十祀伐夷方事件作如下小结：（1）时间是从十祀9月甲午至十一祀5月癸卯，计250天。（2）征伐于十祀9月甲午从大邑商出发，30日后到雇，于11月辛丑到商，停留几天后，出发，经过亳、堆等地，于12月辛巳到达旧。继续前进，于十一祀正月丙午到达攸，在前线“攸”地停留32天，打败夷方后返程。返程时于2月戊寅巡狩攸东北部的截，两天后到攸地东南部的危，然后基本按原路返回，经过往程时到过的𣪠、杞、冒、商、乐、丧、香等地，于5月癸卯到沁阳一

① 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第104—116页。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5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34页；卷4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41页。

③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6《郑·索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第564页上。

④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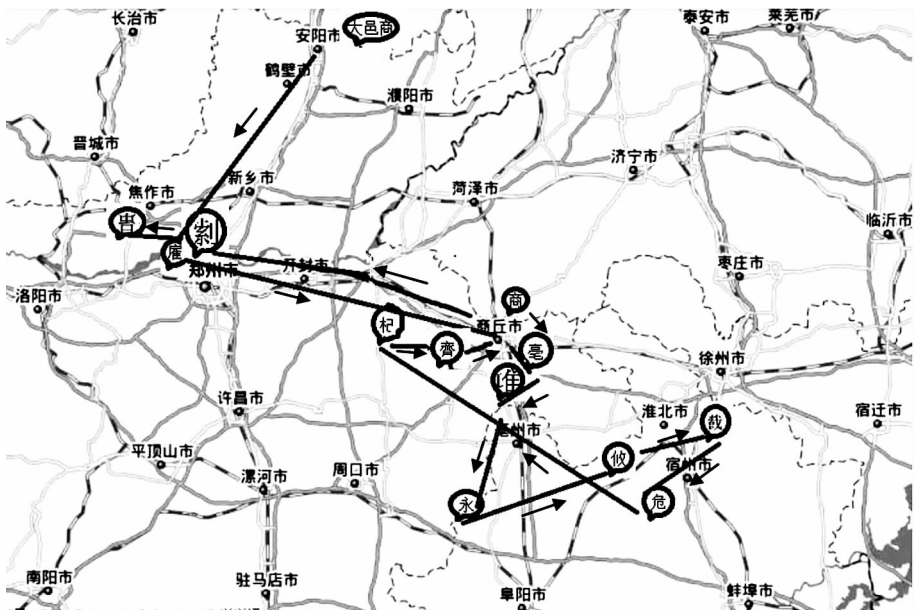
⑤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19、17页。

⑥ 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第104—116页。

⑦ 李学勤：《古代文明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⑧ 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9，第310—317页。

带田猎区“害”，完成征伐任务。



## 五、结 语

经过对有关“夷方”卜辞的排谱、整理与研究，可得到如下认识：目前所见有关夷方和可相系联的卜辞，经缀合后达 66 版，其中自宾间类 5 版、宾一类 8 版、自历间类 3 版，处于殷墟甲骨第一期；典宾类 3 版、历一类 1 版处于第一、二期；历二类 2 版处于第二期；无名类 3 版处于第三、四期；黄类 41 版处于第五期。

“夷方”的“夷”为“尸”的借字。从帝辛十祀征夷路线与邻近方国来看，黄类所见夷方与山东岛夷并无多大联系。帝辛十祀伐夷，始于九月甲午，终于十一祀五月癸丑，历时 250 天。从安阳出发，十一祀正月癸卯到达攸地的边邑“永”，这里是与夷方作战的前线。在攸地停留、巡守 30 余日，基本按原路线返回，终点是田猎区害。参与伐夷的将领有“妇好”（6459）、“侯告”（6480）、望乘和或（宾组卜辞中作或或或或）（33112）、侯喜（36483）。王一般亲自出征，“王族”也参与作战（T2064）。

第一至四期征夷是小规模的，到第五期帝辛十祀，大规模的征夷行动取得胜利，到十一祀正月丙午时，“王其乎……征执胄夷方虢，焚……弗悔”（36492）反映了俘虏夷方首领、焚烧……（辞残，不清楚焚烧的对象）的事件，表明此次战争以商取得胜利而宣告结束。尽管帝辛取得征夷的胜利，稳固了对东夷的统治，但终因劳民伤财、荒淫无度、穷奢极侈而走向灭亡。

〔作者李发，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重庆 400715〕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辑：路育松）



## CONTENTS

---

### *Research Articles*

#### **“Yifang” o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Wars between Shang and the Yi Tribe**

Li Fa(4)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re were a great number of tribes and kingdoms and wars were frequent between them. Among which, “Yi” (夷) was a rare tribe that was recorded on the oracle bones from the first up to the fifth archaeological periods. “Yi” in “Yifang” (夷方) is a *jiaje* character of “shi” (尸). In the 10th Year of his reign, Di Xin made military an expedition to Huaiyi. The campaign began on the Day of *Jiawu* (甲午) of the 9th Month in the 10th Year of Di Xin’s reign, and ended on the Day of *Guichou* (癸丑) of the 5th Month in the 11th Year of Di Xin’s reign, lasting 250 days in total. The Shang troop started from Anyang and on the Day of *Guimao* (癸卯) of the 1st Month in the 11th Year of Di Xin’s reign arrived in Yong City, which was a border area of the Kingdom of You and the front of wars against the *Yifang*. After over 30 days of stay and patrol, the troop went back along basically the same route to a hunting area, inscribed as 曹 on the oracle bones. Generals that took part in this campaign included Fu Hao (妇好), Hou Gao (侯告), Wang Cheng (望乘), Ge (或) (inscribed as 臧 or *Zhi* [沚]臧 on the oracle bones classified as Group Bin [宾组]), and Hou Xi.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Yifang* during the first to the fourth archaeological periods were relatively small in scale; expedition conducted by Di Xin in the 10th Year of his reign were massive in scale and ended in victory.

#### **A Re-examination of Zheng Xuan’s and Wang Su’s Views on Suburban Sacrifice**

Ning Zhenjiang(28)

The view that *jiao* (郊 the suburban sacrifice) is different from *qiu* (丘 the circular mound sacrifice) are Zheng Xuan’s starting point of study and logic on this issue, which make some of his opinions on problems like “Zhou’s first suburban sacrifice” (周之始郊) in *Jiao Te Sheng* (郊特牲) somewhat out of line with reality. Wang Su, on the contrary, claimed that *jiao* and *qiu* were the same and there were two suburban sacrifice sites in Zhou, which made his theory much more rational than Zheng’s theory. Zheng made these mistakes because he based his views mainly on *Wei Shu* (纬书) and the *Rites of Zhou*. Wang Su’s theory not only made extensive reference to books included classics, works of scholars, books of history, biographies, etc., but also to works of many Confucians such as Jia Kui, Ma Rong, Xu Shen and Zheng Xuan. Therefore, Wang’s theory is not only extensively literature-based, but also adherent to the consistent proposition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lthough Wang Su made reference to the *Homely Talks of Confucius* (孔子家语), the book is not very important in his deduction. Scholars dedicated in distinguishing the genuine from the false had a biased and overstated opinions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Homely Talks of Confucius* in this regard. They took the similar contents in the *Homely Talks of Confucius* and other books in Wang Shu’s deduction as the irrefutable evidence of his forgery. This is in fact logically wrong and is misled by method